



青山旁

〔苏联〕阿·伊凡诺夫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苏联〕阿·伊·凡·诺夫

青山旁

王崇廉译



內 容 提 要

在苏联东部的大森林区里,有一个亞庫梯族的孩子凱沙。他在假期中帮助集体農庄改進打獵工作,和老獵人安基柏一起到大森林中去調查野獸分布的情形,为冬季打獵提供可靠的資料。这样,就大大地提高了毛皮的產量。共青团州委会为了獎勵他,派飛機送他到莫斯科去游覽。凱沙在游覽期內深切体会到祖國的偉大和可愛,决心更好地學習劳动,把家鄉建設得和祖國其他地方一样繁荣美丽。

А. ИВАНОВ

У СИННИХ ГОР

Детгиз 1954

青 山 旁

阿·伊凡諾夫 著
王 崇 廉 譯
克·卡施契耶夫繪圖
沈 小 綱 校

*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證號

上海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

書号：譯0175 (高)

开本 787×1092 耗 1/28 印張 6 5/14 字數 120000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0000 定价(3) 0.40 元

目 錄

頓勃河边的孩子.....	1
爸爸.....	6
一路平安.....	12
年輕的獵人.....	15
阿蓮斯卡.....	21
兩封信.....	31
安基柏老爹.....	35
凱沙的建議.....	38
討論建議.....	39
关于鸛鷗窩的談話.....	43
綠山谷.....	45
会彈琴的麋.....	48
錯誤.....	51
山猫.....	53
老了也一样快乐.....	55
安基柏老爹的故事.....	57
第一次筆記.....	67
森林火災.....	69
峽谷中的遭遇.....	77
雪羊.....	83

秘密揭穿了.....	90
熟識的臉.....	92
在河上.....	96
在家里.....	105
春天.....	113
飛機.....	116
像鳥兒一樣飛行.....	120
到远方去.....	124
莫斯科.....	128
綠樹枝.....	134
認識的和 not 認識的.....	138
現實的童話.....	142
莫斯科为什么这样富.....	148
在陵墓旁.....	150
人民警察.....	154
瑪尔法帮助凱沙.....	161
朋友和同志.....	164
大森林里的歌声.....	167
有这样一个風俗.....	170



頓勃河边的孩子〔注〕

青翠的山嶺旁奔流着一條清澈的小河。

河水又急，又冷，又清瑩。

它發出淙淙的响声。不論白天黑夜，那流水和岩石總是不斷地大聲談着話。

凱沙就是在这青山下明淨的小河旁成長起來的。他的个子不高，可是長得挺結實，而且像獵人一樣機敏伶俐。他跟爸爸一起放牧鹿群，傾听着河水、石頭和風兒的歌聲。

〔注〕 頓勃河在蘇聯亞庫梯自治共和國境內，流入阿爾丹河。

每天早晨和中午，凱沙都要走到河邊來，欣賞河灘急流里的一群群淡青色的鮭魚。美麗灵活的鮭魚聚集在淺灘里，急切地等候着急流从上游給它們帶來的獵物。

今天凱沙來得比較早。他在一塊給陽光晒熱了的大灰石上安穩穩地坐下來，把一只用樺樹皮做成的木桶放在身旁。石頭差不多是在河的中心，但是走到它上面去並不困難。

貪饞的鮭魚常常从水里跳出來，拚命想捉住在水面上飛過的昆虫。凱沙用小魚釣魚，釣子上裝着長翅大蠅，微微晃動着的魚餌一碰到水面，水里立刻竄出披蓋鱗片的魚背，一眨眼工夫，灵活的鮭魚就吞下獵物，吊在釣子上了。凱沙不慌不忙把鮭魚从釣子上拿下，把它緊緊地握在他的大手掌里，仔細地打量着，好像在估計它的重量。魚很大，像塗了油似地滑溜溜的。

凱沙从釣子上拿下了大鮭魚，聞了聞。鮭魚有一股濕泥沙的氣味。他高興地笑了：

“真新鮮。生吃都行。”

他把魚放到樺皮桶里。木桶在高低不平的石頭上微微搖晃起來，里面飛出小水點，濺在凱沙的光腳上。

一头鹿小心翼翼地從岸上走到水邊。這頭鹿小得出奇。它跟別的鹿不一樣，出生得特別遲，而且很瘦弱。但是人們照顧着它，親切地直接用手喂它，讓它在自己的火爐旁邊取暖。小鹿養活了，長得健壯了，它習慣了人們對它經常的照顧和愛護，所以對人比較親近，常常走到他們的住屋附近來。

鹿大口大口地喝着清涼的水。瞧，這會兒它不渴了，水也喝得慢了。

接着就抬起了头。大滴大滴的水从它湿淋淋的脸上滴下来，平静的水面上漾起了一圈圈的波纹。

凱沙听见了响声。

“啊——，是你嗎，白鼻子？”他說着向小鹿親熱地招招手。

鹿快活地噴了一下鼻子，把小腦袋伸向凱沙那邊。它头上的褐色短毛長得很緊密，就像用梳子梳光了一樣。它的臉中間有一道窄窄的白條紋，從額上開始，通過兩眼中間，一直到鼻孔。因為這道條紋，它就得了個“白鼻子”的外號。

鹿把脖子越來越長地向凱沙那邊伸，一面呼哧呼哧吸着氣，濕鼻子上的白皮不安地牽動着。凱沙也次數越來越多地向自己的朋友扭過頭去。他真想和鹿在一起待一會兒，騎着它在林中空地上跑几趟。

“好，够今天吃的啦！”他低声咕嚕着。“反正不能把鮭魚一下子都捉光的。”

凱沙不慌不忙地繞好釣竿，提起樹皮小桶，靈活地打石頭上跳過去，三跳兩跳就到了岸上。

白鼻子快樂地晃了晃腦袋，忿忿地朝水里斜瞟了一眼，那兒還搖晃着它的倒影，接着它也跳上了岸，一路上把水珠兒滴滴答答地向四面八方洒開來。

“好啊，好啊！”凱沙誇獎它說。“你已經長大啦，還是不怕跳跳蹦蹦的。”

鹿向他呼哧呼哧地直噴熱氣，然後小心翼翼地把手攔在他的肩膀上，閉上了眼睛。凱沙便依着白鼻子。鹿的大眼睛有點兒張開了，先是一隻，後來是另外一隻。它用粗糙的舌頭在凱沙的耳朵上舔了一下。

凱沙連忙閃開去，皺起眉頭，用手揉着發紅的耳朵。鹿站着不動。它真搞不懂，剛才還歡歡喜喜的孩子，怎麼忽然對它的親熱舉動生起氣來了呢？

“跟你要好簡直是活受罪！”凱沙氣呼呼地說。“將來你還會咬人呢。”

鹿重重地點了一下頭。

“不用多久，”凱沙用同樣的聲調說下去，“你就會踢人，拿角戳我的背啦，是不是？”

鹿承認地點了點頭。

“哼，胡說！我不許你這樣。”

鹿又點了點頭。

“傻瓜！”凱沙笑了起來。“句句話你都同意。你在这里站一會兒，我把魚送回去。”

他小心地提着小桶，向小丘上新造的木房子跑去。牧鹿工作隊就住在那里。小桶在他手中不安靜地搖來晃去。黃色的樺樹皮在陽光下像金子一般閃閃發光。

白鼻子慢慢跟着它的朋友走。它走到木房子那里，在蒙着一張鹿皮的門前停下來，剛才凱沙就是隱沒在這扇門后面的。

它老早就注意這扇門了，覺得它好像是一只用身子堵住木屋進口的大鹿。白鼻子好幾次走到這只鹿跟前。它試着聞聞它，舐舐它。可是鹿皮是干巴巴的，硬綳綳的，沒有一點兒熱氣。只聞到冰冷的毛皮上有一股灰塵味。有一回，它甚至壯着胆子用角輕輕觸了這攔門的怪鹿一下。“篤”的一聲，毛皮發出干木頭的聲音。怪鹿動都沒動，也沒有向它施行報復。

凱沙从屋子里走了出來。白鼻子不再研究那叫人捉摸不透的鹿了，在凱沙身旁又跳又蹦。凱沙在它額上拍了一下，就拚命地跑了起來。鹿从容不迫地跟在他的后面。

凱沙生怕他的朋友会捉弄他，用角戳他的背，就放慢了脚步，讓白鼻子跑到前面去，然后再追上它，敏捷地跳上了它的背。

白鼻子在林中空地上从这头到那头輕快地跑了几趟，尽力不使自己的乘客搖晃。可是，它从早到現在一直沒有休息，老是站着。太大的載重很快就叫它生厭了。它找到了一塊合適的地方，屈起前腿，小心地伏到地上。

“怎么，你累啦？”凱沙問。“不高兴馱我嗎？懶貨！”

白鼻子只是閉上了眼睛。凱沙挨着它坐下來，把手放在他朋友暖烘烘的脖子上。他們坐在大森林邊緣地毯似的軟綿綿的青苔上。从这兒可以听得到落叶松的颯颯声、河水和石头的談話声。

这是八月初的天气。山上时常吹來一陣陣的寒風。落叶松葱蘢茂密的枝叶里，出現了第一批黃叶。同时，落叶松的喧鬧声也有点特別起來，它不像夏天那样快乐，而是变得低沉和含糊了。好像是它們最先知道一个截然不同的季節快要來臨，必須准备应付它，所以就想把这个消息告訴人和鹿。

凱沙用手掌托住下巴，凝視着匆匆忙忙浮向南方的乳白色的云彩。它們一大片一大片地浮动着，廣闊的天空對它們說來也顯得狹小了。

一会儿，从白云浮來的那边，从北方，飛來一群一群的鳥兒，它們始終不快不慢地飛着，不时發出淒涼的叫声，似乎是跟自己的故鄉——青翠的群山、葱郁的森林、清澈的河流和湖泊告別。所有的人都会听到鳥

兒報告寒冷快來的叫聲。明年春天，所有的人又會眼巴巴地盼望它們飛回來。

凱沙小心地把白鼻子的頭抬起來，使它的烏黑的大眼睛裡映出小小的白雲塊。

“好了，這下你可看見了吧！”凱沙笑了起來。

他更緊地摟住白鼻子的脖子，身子貼着它。

“雲離開我們這兒到暖和的地方去了。不久鳥兒也要跟着它們飛走。往後天氣要冷起來，要下雪。我的朋友，留下來的就只有人和鹿啦。我們不可以離開家鄉。這兒沒有我們就要變得不成樣子了。”

白鼻子沒有把頭從他手臂裡掙脫出來。它望着碧藍的天空。白雲正向遠方浮去。

“可是你別難過，春天會來的，那時候它們都要回到我們這兒，我們的森林裡又會熱鬧起來……”

凱沙雖然安慰着鹿，心裡卻恨不得自己也插上翅膀，飛到白雲和鳥兒匆忙趕去的地方。哪怕在那兒待上幾天也好。那兒就是在嚴冬時候也很暖和。一月裡也能在太陽底下曬光腳，這樣的地方怎麼不叫人心向神往呢！只要你高興，你就可以在終年不結冰的河裡捉魚，從奇妙的常綠樹上采果子，聽美麗的鳥兒們歌唱……

爸 爸

凱沙的爸爸拿着一根長套杆〔註〕，從大森林裡走了出來。

〔註〕 這是一根一頭有皮圈的長杆，牧人用它來捕捉牲口。

馬克西姆·阿拉索夫是牧鹿工作隊的隊長。天朦朧亮他就上了山，到很遠的鹿群那里去，以便決定把鹿群趕向比較適合的地方，到這會兒才回家。

他在凱沙和白鼻子旁邊停下來。

“怎麼啦，你們這兩個小家伙，在偷懶嗎？”

“我們不是懶漢，”凱沙回答。“我們已經捉了好多鮭魚，現在歇一會兒。我們在想。”

“好，你們捉了什麼，我到家會看到的。你們在想什麼？”

“喏，你瞧那些雲。它們不是向南浮嗎？”

“唔，是向南浮，”爸爸朝着布滿白雲的天空仔細望了一會兒，肯定地說。“怎麼樣？”

“恐怕鳥兒也快要飛到那邊去了吧？”

“是的，鳥兒大概也快要飛走了，”爸爸同意說，一面擦著高顴骨的發紅的臉上流下來的汗。“今天山里地衣上已經看到了霜。早上有霜的時候開始了。”

“那麼說，夏天已經完啦？”

“嗯，離夏天真正完結的時候還遠著呢。不過它快要完了。往後白天越來越短，天氣也會越來越冷。”爸爸摘下帽子，用它擰著高高的前額，額下兩道倔強地彎起來的眉毛又粗又黑。“你干嗎發愁呢？秋天快到了，你要上學了。這難道不該高興嗎？”

對凱沙說來，回憶學校生活確實是很愉快的，可是夏天的離去卻沖淡了他的愉快感覺。

“為什麼鳥兒向南飛的時候，青草跟著它們向南彎下來了呢？”凱沙

問。“別是它們也想躲開冬天吧？”

“這都是你憑空想出來的，”爸爸說。“不錯，我們這兒冬天要比那邊冷得多。可是青草決不是因為鳥兒飛走了才跟着它們彎下來的。”

“怎麼不是跟着它們彎下來的呢？去年我就看見過了。秋天的青草都是向南彎的。”

“你能留心觀察各種事情，這倒很難得，”爸爸稱贊他。“將來你一定會成為一個敏感的獵人和出色的養鹿員。秋天青草的確朝南彎。不過，這不是由於鳥兒往那邊飛的緣故。而是因為那時候山上常常有大風吹來，是它們把草吹彎了，就像用梳子把草梳過一樣。”

爸爸把套杆換了換手。凱沙沉思起來。爸爸知道他不相信他的話……

“怎麼，現在該明白了吧？”

“明白了，”凱沙失望地同意說。

“既然你已經明白了，我可要回去了。一天沒住腿，現在得休息一下了。”

爸爸還沒有走進木屋，白鼻子忽然不安地開始轉動耳朵。它猛地站了起來，急躁地用腳躁了几下。凱沙也警惕起來了。他站起身來，凝神听着。

大森林裡傳來了有節奏的蹄聲。根據這聲音，凱沙斷定森林裡不遠的地方，有兩只鹿從容容地走着，好像馱着沉重的東西。

白鼻子呼嚕一聲張開鼻孔，吸了一口氣，性急地又用腳躁了一下。

在變成深褐色的矮樹叢上面，露出兩簇粗大的、丫丫叉叉的角。隨後又出現了一對微微擺動的角。小路轉彎的地方出現了兩頭全白的專

門供人騎的鹿。一只上面騎着集體農莊主席，另一只上面是養鹿場場長。他們一看到凱沙，就把鹿向他這邊轉過來。

白鼻子興沖沖地向那兩只不相識的鹿點頭，彷彿是歡迎它們到自己的地方來似的。

農莊主席年紀很輕，圓頭，寬臉膛，輪廓分明的下顎刮得精光，一簇下垂的稀疏的黑唇髭，給了他一種特別莊重的神氣，而且縮小了臉的寬度。

養鹿場場長的年紀看上去比農莊主席大多了。通紅的長脖子上布着一條條深深的皺紋。他一根鬍鬚都不留。“鬍子對我太吝嗇了，舍不得多長。這樣的鬍子還不如沒有的好。”他常常不好意思地摸着下巴和晒成古銅色的面頰說。

“你好啊，凱沙！”農莊主席像對成年人一樣和凱沙打招呼。“怎麼樣？”

“沒有什麼，”凱沙也像大人一樣一本正經地回答。“你說說吧，伊凡叔叔。”

農莊主席很喜欢凱沙有禮貌的回答。

“這都是學校教給他們的，”他心里想。“從前的孩子完全不是這個樣子，又膽小，又怕難為情。”

“家里的人都平安。孩子們都盼望着你呢，你們馬上就要開學了。從雅庫次克^[注]又來了一位老師。”他和藹地說。

“好啊！”凱沙高興地說。“我真惦記着學校呢。”

“你爸爸呢？”場長問，他從鞍子上彎下腰，用堅硬的手撫摸着走近他的凱沙的下巴。

[注]，雅庫次克是亞庫梯自治共和國的首都。

“在小屋里。早上他到鹿群里去过了，这会儿才回来休息。”

客人们催动鹿向工作队的小屋走去，小屋的烟囱里正袅袅升起暗蓝色的烟。白鼻子想跟着那两只鹿走，可是它们不理不睬地从它旁边走了过去。白鼻子瞪着它们的后影发愣。

“怎么，你的亲戚瞧不起人啦？你瞧，它们的角昂得多高！”凯沙笑着说。“它们驮来了要紧的客人啦。这会儿大人们自己有事，顾不上我们了。”

他搂住白鼻子，亲热地拍拍它的脊梁，逼着它躺到原先躺的地方去，重又把它的头抬起来：

“我们两个快要分别啦。你听见伊凡叔叔的话没有？我得上学了。你晓得什么叫学校吗？学校就是孩子们在里面念书的一座房子，这样等他们长大了就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这对鹿也有好处：我们学好了本领，就会把你们照料得更好，让你们在最最好的牧场上吃草。那时候鹿会有很多很多，并且只只都长得又肥又壮……”

白鼻子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飘浮着稀疏的云朵的蓝天。

太阳已经向远方的山凹中落下去。树木在柔软的青苔上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可是客人们还没有从工作队的小屋里出来。

“他们在那儿干什么？他们谈了这么长久不知道在讨论些什么事情？”凯沙想。

他懒洋洋地站起来，向小屋走去。白鼻子顺从地在他身旁走着。他们刚走近小屋，狭窄的屋门就打开了，爸爸同客人们走了出来。

农庄主席和养鹿场场长向爸爸告别后，骑上鹿，很快就隐没在大森林中了。爸爸站在门口，开头目送着他们，后来就仔细地眺望林中空地、

大森林、远处的山峰，仿佛他在它們中間發現了什么新鮮的、从前沒有觉察到的东西。

凱沙喊了一声爸爸。

“噢，原來是你，小伙子！”

他走過來，一把抱住了兒子。爸爸的撫愛使凱沙感到快乐，他把面頰緊貼在爸爸粗糙的胳膊上。过了一会兒，他們慢慢地向河边走去。

河就近在眼前，可是凱沙忽然希望它移得远一点兒——就这样和爸爸并排走是多么好啊！

“你知道，我們跟法西斯强盜打仗已經打得很久了，”爸爸說。“敌人很陰險，很殘暴。他們不顧一切想强占我們的土地。苏联人民虽然不情願打仗，可是他們有本領保衛祖國。現在苏联各民族決定動員起來，早一点打敗法西斯强盜。”

“这么說，我們的人也要上前綫啦？”

“我們的人自然也要去。首先就是我应该去。”

凱沙的胸口里給什么东西重重地刺了一下，好像有一滴热辣辣的眼泪滴到那兒去了。但是他馬上想起了報紙和雜誌上的照片：大火焚燒着的房子、給法西斯匪徒槍殺和折磨死的大人和孩子的尸体。

“不，不能讓这种情形长久繼續下去！”凱沙想。“莫斯科的決議是對的。所有的人都應該團結起來，同心协力打击敌人。要是亞庫梯人、楚克契人^[注]、全西伯利亞、全远东地区的人都上前綫，那一定会很快地消滅敌人，扑滅战火。”

凱沙克制着心里的痛苦，像大人一样庄重地問：

[注] 楚克契人是苏联西伯利亞东部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

“誰來當工作隊的隊長呢？”

“瑪麗亞·斯奈普卓娃。”

“哦，她年紀很輕呀！”凱沙沖口說出。

“年紀輕正是好事。年輕人比我們懂得更多更好。她是个聪明的姑娘，事情到她手里不会出岔子的……你明天跟我一起回村子里媽媽那兒去。快要开学了。你得好好学习，照顧媽媽，别为我难过。哪怕是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也不要难过。我們的土地大得很，在它上面生活着許許多多的人，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無論什么时候，我們的每一个孩子都不会失掉撫愛和温暖。”他撫摸着兒子濃密的頭髮，又叮囑說。“以后你收到我的信，一定要拿給老师，他会在地圖上指給你看，我們在哪兒战斗。”

說完他抱起了兒子，把他緊貼在胸前，向工作隊的小屋走去。

凱沙躺在爸爸堅強有力的手臂上，一動也不敢動。他注視着爸爸安詳的臉，心里忽然湧起了一個願望：最好爸爸今天不要再提戰爭的事，就這樣一直抱着他，把他抱到老遠老遠的青山那里去。

一 路 平 安

九月里，枝葉繁茂的落葉山松撒下早已變紅了的針葉。給秋風秋雨吹打得脫去了綠色外衣的森林，變得開朗空曠了。它變得安靜了，不再喧鬧了。多毛的刺猬躲在積得厚厚的落葉底下過冬。愛清潔的斑毛獾在洞里打起盹來。雨水洗掉了森林里熊的腳印。只有松鼠已經脫去最後几根赤褐色絨毛，換上了青灰色的冬裝，快活地在光禿禿的落葉松頂上